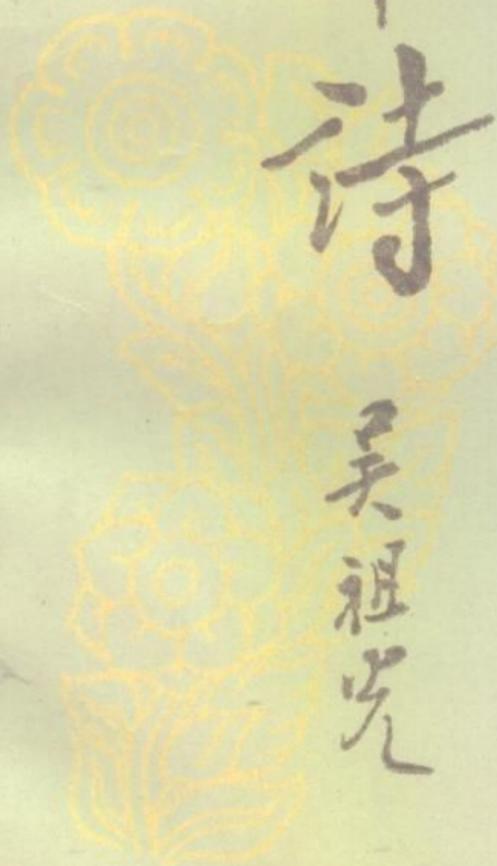


枕下詩

吳祖光



枕
下

诗

吴祖光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枕 下 诗

吴祖光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2 $\frac{2}{9}$ 字数：40千字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200册

*

书号：10038·720 定价：0.23元

枕 下 诗

—自 序—

吴祖光

五十多年以前，我在读小学的时候，老祖母教我读唐诗。每天下课回家，祖母就逼着我把她指定的一首或两、三首诗读二十遍。她在桌上放一叠共二十枚铜板（当时市面上使用的货币），读一遍移开一枚，二十枚铜板完全移到另一边，便是全部都读完了，才准许给我活动的自由。那时读过的唐诗，虽然年深日久，却至今大都记得。

因此我很喜欢这种最精炼的、美化了的、却又包含了最丰富感情的文学形式；因之也就特别崇拜和羡慕诗人。这主要的原因是我不会写诗，十几、二十岁左右的年纪时，我曾试着写过一些旧体诗词和新体诗；但都写不好，不成样子，拿不出手，对自己很失望。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我已经五十岁了。革命一开始，虽然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理所当然的我难逃作为“黑帮”的命运。这样，我度过了名叫“隔离审查”的五年劳动生涯。和那些不计其数的被残酷迫害致死的同志们相比，这也许是最轻微的迫害了。受过这样待遇的人所在即是，司空见惯，毫不足怪，因此不值一说。提到劳动，我素来也不反对，甚至是热爱劳动的。但是对于多年以来、发展到“四人帮”及其追随者们的那种以劳动作为惩罚、折磨、发泄的手段，我则是十分抵触，十分反感。回想这五年的经历，真是终身难忘：前一段在机关里被拘留，后一段转移到干校。难得的是我有一个相依为命的伙伴——我素来尊敬的前辈戏剧理论家张庚同志，我们两个人是受到特殊待遇的人物：不准回家。别人都有一些规定的假期和行动之自由；惟独我们两人被剥夺了这一切权利，连通信权也没有。甚至连问一句“为什么这样”的权利也没有。……后来，大概是到了一九七三年以后，又逐渐放宽，乃至可以请假回家了。为什么又给了自由？也不明白。

身体没有自由了，但是人总是会思想的，头脑里的活动却是任何力量、任何暴君无法剥夺的一种自由。作为一个几十年来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我们最大的弱点乃是

再也改造不了的那种爱动笔杆的习惯，心有所思定要形诸笔墨，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因此我在这几年里学作旧体诗，因为她短小精炼，易于发抒一时一地的感情。虽然她又要讲究格律，有点束手束脚，但在这种束缚之中写出诗来，却是一种愉快，而且在必要时也尽可突破它，不必管它。在这里旧体诗使我找到一些消磨时间，消除烦恼的乐趣。当然，用这几个字来捕捉这瞬息即逝的思想感情也很不容易，有时一首小诗几天几夜也写不成，甚至一字无成，那也只有自叹低能了。

社会地位被剥夺，也失去了和家人亲友见面的权利。但是有个家还是被承认的，因此就该有权抒发思家之感情，这就是我为什么写这种题材的诗最多的原因。对家庭、亲人的怀念是永恒的主题；在那个可怕又可憎的环境里，应该说，这是一种最温柔敦厚的题材了。自然有些诗超出了这个范围，也在所难免。

唐代诗人高适“五十而学诗”，在“五十岁”这一点上，我找到了一个学习的典范；然而他“每一篇出为时称颂”，这一条我就只有望尘莫及了。就是由于缺乏幼功，我的诗还是不像样子，现在选出的五十首诗只能作为请老师鉴定的一份不及格的作业吧。

一场漫长的、恐怖的梦魇终于过去了。能够看到今

天的天日重光，山河明丽，真是使人振奋，教人高兴。但是却不由得回想起那些受气受难的日子，那时写这些小诗也只能是一种秘密活动，是见不得人的。写完只能藏在枕头底下，因此命名为《枕下诗》。以后，我得集中力量写剧本，心里的怨气和委屈没有什么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诗好写了。

目

录

枕下诗	自序	I
一九七〇年		1
自嘲		3
喜讯		3
一九七一年		5
书忿		7
一九七二年		9
环顾		11
团泊拾粪翁		11
干校风光二首		14
别绪		15
寄内		15
家书		16

怀方莞	16
大田平地	17
棉衣	17
失眠	18
“五一”有感二首	18
端阳读李白《横江词》	19
忆昔寄内	19
清平乐 良宵	19
春光	20
鹧鸪天 感事	20
七夕	21
无题	21
感怀三首	22
蛛网	23
九月感事	23
风雪两粪翁	23
替张庚生闷气	24
贺张庚三首	25
“二流堂”	26
女儿	27
儿子欢欢书来索诗	27

有寄	28
千校三年	28
一九七三年	31
接凤霞信	33
偶感	33
读报有感	34
一九七四年	35
送别丁聪	37
静海千校新景	37
春节即景二首	38
为欢欢作	39
一九七五年	41
贺夏公（衍）还家	43
示儿诗	44
一九七六年	45
集唐	47
四月纪事	47
十月纪事	47
一九七七年	49
悼念总理逝世周年	51
骑车	52

看戏	52
赠姚雪垠	53
有劝	53
感事而作二首	54
——题韩羽画《虎牢关》	54
——题韩羽画《苏三起解》	54
一九七八年	55
忆改编导演《荒山泪》	57
读话剧《王昭君》	57
题张正宇画、萧长华演《打杠子》	58
画家胡考见示长诗《梨娘曲》， 诗以答之	59
一九七九年	61
女儿霜霜在音乐学院年考得全优	63
颂长者叶圣陶	63
赠周少麟	63
登长城角山敌楼	64
镜泊湖	65
“红旗”	65
题叶浅予作老舍《茶馆》速写	66
威尼斯“绝命诗”	66

题凤霞画南瓜	66
哭赵丹二首	67
答《常州报》约稿	67

一九七零



自嘲

初到沙城干校，自嘲，作打油诗。

眼高于顶命如纸，
生未逢时以至此；
行船偏遇顶头风，
不到黄河心不死！

喜讯

七月二日，干校迁至宝坻牛蹄河。离家二年，和家人断了音信，忽然一位刚从北京探亲回来的同志，在大田的麦垛旁无人处塞在我手里一张条子，原来是画家黄永玉爱人梅溪写给我的一封信，说她同永玉去过我家，

看见我妻凤霞了。这一喜非同小可，我写了三首诗作为回报。但是当时没有记下来，其中一首现在想不起来了。

日盼归期未有期，
更缘未卜不先知；
喜得佳讯从空降，
正是磨镰收麦时。

东来岁岁望京华，
咫尺家门如海涯；
聚首他年归故里，
万千顶礼谢梅花。①

①梅花，当然是指梅溪。



—九七一

